

民眾通俗說本之一

中華草史

下冊

林肇第編著



福建省政府教育廳出版

民衆通俗說本

中華革命史

下冊

林肇第編著



福建省政府教育廳出版

中華革命史

下冊 目次

- | | | |
|----|-----------|-----------|
| 四三 | 國父使非常大縣蘇州 | 委員吳晉祥刺賊 |
| 三一 | 各省光復（四） | 工商界籌辦市學 |
| 四二 | 正川中亂卒殺端方 | 都下志士炸良弼 |
| 三二 | 國父就臨時大總統職 | 雲南志士舉義 |
| 四一 | 孫總理就職南京城 | 蔡元培受驚北平市 |
| 三三 | 國民黨成立 | 袁世凱使命陳華宮 |
| 四〇 | 宋教仁組織國民黨 | 委員長進修東京城 |
| 三四 | 宋教仁遇刺 | 蔡元培舉義雲南 |
| 三六 | 總統府國賊動殺機 | 北車站烈士遭暗算 |
| 三五 | 討袁之役 | 張勳帥大掠南京城 |
| 三八 | 李烈鈞興師湖口鎮 | 袁世凱使命王士珍 |
| 三六 | 袁世凱解散國民黨 | 委員吳晉祥入東三省 |
| 三九 | 曹公民督舉大總統 | 派專使計賺黎元洪 |

三七 中華革命黨成立

陳英士致書黃克強

陳事列傳
委員長潛入東三省

三八 洪憲之役(一)

鍾明光就義廣州城

鄭汝成喪命上海市

三九 洪憲之役(二)

陳英士發難肇和艦

非軍士擊斃
蔡松坡舉義雲南城

四〇 洪憲之役(三)

陳英士殉國上海市

袁世凱喪命新華宮

四一 護法之役

張勳復辟演怪劇

總理護法舉義旗

四二 五四運動

學生隊搗毀曹家宅

工商界停罷滬市場

四三 國父就非常大總統職

孫總理義討陸榮廷

委員長智料陳炯明

四四 國父廣州蒙難

陳逆縱火粵秀樓

總理避難永豐艦

四五 中國國民黨成立

委員長考察莫斯科

孫總理改組國民黨

四六 國父逝世

委員長主持黃埔校

孫總理逝世北京城

四七 委員長北伐(一)

永消禍患群逆肅清

乍啓旌麾兩湖克復

四八 委員長北伐(二)

孫傳芳慘敗龍潭鎮

傅作義死守涿州城

四九 委員長北伐(三)

殺蔡公五三留慘案

炸張帥東北換新旗

五〇 國民政府奠都南京

遷遺教奠都南京城

成佳偶結婚上海市

五一 蔣委員長就國府主席職

委員長就職南京城

孫哲生移櫬西山寺

五二 蔣委員長就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職

潘陽城發生不幸事變

上海市召集和平會議

五三

新生活運動

（南京各界來函）

五四

獻機祝壽

（南京各界來函）

五五

南京市檢閱童子軍主訓

（南京各界來函）

五六

西安事變

（南京各界來函）

五七

蔣夫人兼程飛西安

（南京各界來函）

五八

七七抗戰

（南京各界來函）

五九

吉星文抗戰蘆溝橋

（南京各界來函）

六〇

國民政府遷都重慶

（南京各界來函）

六一

謝晉元堅守四行庫

（南京各界來函）

六二

台兒莊勝利

（南京各界來函）

六三

展神威大破磯谷師團

（南京各界來函）

六四

臨全大會

（南京各界來函）

六五

確立總裁制統一抗戰事權

（南京各界來函）

六六

汪精衛叛國

（南京各界來函）

六七

汪精衛背黨叛國立

（南京各界來函）

六八

汪精衛背黨叛國立

（南京各界來函）

六九

汪精衛背黨叛國立

（南京各界來函）

三十一 各省光復(四)

川中亂卒殺端方 都下志士炸良弼

話說端方因四川抗路風潮，奉清政府命令，率湖北新軍第三十一、三十二兩標，入川平亂，逗留資州。因四面皆有民軍，不敢前進。這時端方的兵隊，大半入了四川保路會，端方心中已是忐忑不安。十月初四日，又得到了成都和重慶獨立的消息，更覺得大事不好。那時端方心上不住的盤算：「大勢如斯，我若冒險前進，必死無疑。三十六計，走爲上計，我還是再回舊路爲妥。只是近來官兵們有些不穩，這倒是個致命傷。我不免暗中探個究竟，再作主裁。」是夜端方隱察各營，細聽了一會，不由嚇得手足無措。原來端方部下都是湘楚的人，武漢起義，漢口被馮國璋燒成一片焦土，端方恐亂軍心，秘不發表。這時士兵們得到家鄉被燬的消息，個個恨端方刺骨，各營怨聲一片，端方怎能不驚？只急得暗中搓手頓足道：「這怎麼好？」到了初六日，端方宰豬殺牛，大張筵筵，邀請資州紳士，和他的部下各官長，到營讌飲。酒飲數巡，端方停杯對衆人道：「諸位知道我是什麼人呢？」衆人一時莫明其妙，無從答對。有一二個軍官在心裏暗應道：「那個不識你是滿洲人？」端方又跟着說道：「諸君知道我是滿人呀？是漢人呀？」衆人大詫。端方笑道：「我不說破，諸位也不明白。我本是漢人，也有姓，是姓陶的。說起來很慚愧，我不肖，羨慕一時利祿，冒充滿人，做起高官來。現在大漢復讐，已得天下，我也該歸宗了。我對衆位說，我平時雖是託身滿族，那一天有忘却我們漢族的？我的苦心，正和當年漢朝的「李陵降匈奴」一樣，這應該請我漢族同胞原諒的。現在沒有什麼話說了。簡單結束一句話，就是說：我從今天起，恢復姓陶了。以後大家不要叫我端方，叫我「陶方」便了。」衆紳士聽了，雖也覺得奇怪，一時尙是半信半疑，未置可否。惟獨衆軍官聽了，腹中暗暗噁個不了：「這怪東西！什麼花樣都有！你平常行事，怎瞞得我等？漢族同胞，不曉得被你害了多少，今天還要向我們搗鬼！」當時便有一個隊長帶嘲笑的態度向端方道：「現在大帥是漢人了，不是滿人了，是姓陶的。那末，大帥的

始祖是那個呢？是三讓徐州的陶恭祖嗎？或是東籬賞菊的陶淵明呢？」端方覺得這是打趣他的話，一時尚未答對。又有一人道：「當年鄭恩打桃園，和陶三春結成連理，這位女英雄『陶三春』，是大帥第幾代的祖先婆呢？」衆人鬨然大笑。端方羞得面紅過耳，那時心中一急，便叫「看剪刀」！衆人暗忖：「這又弄什麼把戲呢？難道他要自殺不成？」大家正在揣度，只聽得端方大聲道：「我一片苦心，不得衆位原諒。大家如再不相信，我便剪下髮辮來！」有一人用唱戲的態度站起來搖手道：「不可呀！不可！」出家容易回家難！」大帥你要三思！三思！」衆人又是一笑。這時又有一個站起道：「大帥！據職弁看來，這髮辮可不必剪了。尊髮既不像『青絲』，又比不上『烏雲』，更沒有『張麗華髮光可鑑』的資格；何苦要矯揉造作的學『趙五娘』？這枯乾的一撮，勸你不剪吧！」你一言，我一語，倒弄得端方剪又不是，不剪又不是。衆紳士覺得不像話，便離席告退，衆軍官也一闕而散。端方這一棹筵席，絲毫成績都沒有，倒弄出許多笑話，心裏越覺驚慌。急和他弟弟端競商量：「事到如今，只有搬出金錢，運動部下。」便命端競用篇說辭，懇請部下保護出險，至西安府時，願將四萬兩銀子作謝。端競急忙出去進行。這邊衛隊隊長勸端方道：「由陸路至西安，路途險阻，恐會生變。不如由水路，至宜昌，赴漢口，甚易出險。」端方本來有患肝旺病，這病一發生時，每每開罪他人。本日適在氣鬱恐慌之下，一時疾發，誤將良言認爲惡意，拍案大罵道：「你到底受了民軍多少金錢？要來取我腦袋！沿水道各城，大半皆在民軍範圍之內，你要我身入虎口，其意何居？快快實說！如若支吾，只怕你的性命難保！」隊長嚇得沒口子的辯白，端方怒猶未息，幸端競進來，見這情形，忙勸住端方，一面撫慰着隊長出去。這一來，端方不啻自斬手足，衛隊也離心了。端競却十分精細向端方道：「眼下四面楚歌，衛隊是我們生命所託付的，爲何開罪着他？衛隊再一解體，我們弟兄死無葬身之地了！」端方這時肝疾略平，也覺懊悔，但事已過去，只得丟開。便問端競道：「外間進行了怎樣？」端競搖首道：「這事大大棘手！我向衆人宣佈時，三十二標軍士站在前頭，三十一標軍士站在後頭。那時三十二標全體允納，但是三十一標聲言，我說話聲音太小，他們聽不明白，不能答覆。後來經三十二標對他們伸說，他們說：『是可以的，但要現錢交易，空言無益。所以我即趕進來，和你商議咧。』」端方嘆息道：「『衣服要穿新的，人要用舊的。』三十二標前曾充過我的衛隊，多少總有些感情。三十一標是新募成軍的，自然意見紛歧。但是他們要我立付現金，這却有爲難。因爲我眼

前沒有這許多的現金，你可對他們說：「先付二萬兩，到西安時，再付二萬兩，萬不致悞！」端競便又出去說項，三十二標自可允許，不料三十一標全體反對道：「這老頭兒說的話，怎靠得住？他向來是最不講信義的。現在不叫他全數拿出來，到了西安，和他還有話可說咧？今天非是如數交出不行！」端競見不是頭，急忙退回，報知端方。端方焦急無策，夜分，忽聽得外面喧鬧不已。暗中探查，原來三十一標兵，力脅三十二標的統帥，逼端方將四萬銀交出，否則擬將三十二標統槍殺。端方兄弟，曉得軍心大變，無可救藥，相抱痛哭，全夜未睡。是夜（十月初六夜），三十一標全部共審殺端方的計劃，到了翌晨（初七日），端方預備逃遁。但是他的部下，已經全行叛散，只剩得衛隊四名未去。端方密備小轎兩乘，將行箱兩只，緊纏轎後，天色向曙，便同端競雙雙乘轎而去，一心指望脫險。端方由轎內舉目向外一望：只見窄狹蜿蜒，荊榛夾道，雲峯合沓，草樹連天，休說無人烟村落，便連個樵夫牧豎也沒見得。端方心中惴惴不定，只望無事便好。誰知兩乘轎子，才轉到寬坦的地方，三十一標兵士早已伏路等候，圍將過來。衆兵士將端方兄弟所乘的轎，押入神廟。途中衆兵，將衣箱用刀研開，將箱內的物件，盡行搜取一空。端方見勢不佳，拚命自轎中跳出，擬走入廟中。有一個兵士持刀趕上前頭，把端方截住；大喝：「你想走那裏去？」迎面一刀猛斫，削下端方一個耳朵來。端方痛得兩淚交流，顫聲道：「你們要殺我麼？」衆兵大聲疾呼道：「殺！殺！」並命端方跪下，端方已是軟癱在地，衆兵持刀向端方亂砍，共砍六刀，才砍下頭來。端競當衆兵砍殺端方的時候，見前面廟門前，站有三十二標的兵士，趕忙奔向求救。不料三十二標兵士，見他跑來，反避入廟中，閉門不納。端競痛哭呼號，那個理他！後面三十一標兵士早已追到，喝令端競跪下，手起刀落，人頭墜地。衆兵殺了端方兄弟，便將端方首級，裝放洋鐵箱裏面，和以石灰，擬帶往漢口領賞。因爲漢口民軍，懸有鉅金，購置端方的首級。端方兄弟的尸身，至初八晨，尙橫臥着廟前，後由善堂收殮。

且說這時同盟會有個同志彭名家珍，字席儒，四川金堂縣人，家頗小康，父母均存，尙有一個未婚妻王清如。丙午年，曾在四川謀起義，失敗。武漢光復，北方黨人，都謀響應。家珍在奉天，屢謀東省反正，集合同志由各地舉義。於是東省革命的首倡者張榕，便和張根仁、吳景濂、柳大年等；組織一個「急進會」爲總機關。同時，商震、郝星辰，在遼陽起事；鮑化南在鳳凰城起事；劉藝舟、何秀齋、左雨農，在安東起事；劉寶書在東平起事；

最終都因衆寡不敵，失敗。死了張榕、柳大年、張璟、劉惠芳、王樹棠、關聚山、田豐、關麟祥、關麟堯諸烈士。彭家珍見東三省舉義不成，便運動東三省總督趙爾巽，委充天津兵站司令部執事官。意欲到天津，聯絡同志，藉達目的。適值黃復生、汪精衛，釋放出獄；便合組織關於天津俄租界，分任進行。家珍和趙鐵橋、黃復生、羅偉章，往上海置備炸彈手槍等件。家珍並研究炸彈製造法。江蘇都督程德全，委家珍爲東方招討使。家珍便將炸彈原料等，運來天津，教諸同志製造。諸同志以家珍久在軍隊，熟習軍事；公舉爲軍事部長。家珍將部務組織完善後，交呂超、劉應移諸君，毅然自任暗殺滿酋，時時來往平津兩地。家珍在北平時，是寄寓四川營董宅。不料十二月二十八日，北平發生一樁暗殺事件，袁世凱卻受了一驚。你道是怎麼一回事？原來是日晌午，袁世凱乘馬車出東華門，衛隊前擁後護，警備甚嚴，兩旁站着兵警，持槍鵠立，一些兒不敢出聲。剛行到丁字街地方，忽從路旁茶樓上面，拋下一物，約離袁世凱乘車數尺，一聲爆響，火星直迸。嚇氣了一個衛隊長，一個巡警，和兩匹坐馬；一齊轟斃地上。還有兵士十二人，行路三人，也觸着火焰，幾乎死去。袁世凱的馬車，幸尙不損分毫。他坐在馬車上面，雖亦覺得驚駭，面上却很鎮靜。只喝令快拿匪徒！衛隊不敢少慢，即如狼似虎的跑入茶樓，當場拿住三人，移交軍警衙門。即日審訊，一叫楊雨昌，一叫張光培，一叫黃之萌；直供是拋擲炸彈，要擊死袁世凱。待問何人主使？他們却不發一語，三烈士隨即就義。這事件一發生，清廷便大索民黨，前後被捕的，達百數十人。家珍寄寓的董宅，也被警局檢査，家珍聞風先匿，遷居中西旅館四十三號。日夜探聽滿政府要人袁世凱、良弼、鐵良；諸人行蹤。一日家珍向同志李石曾說道：「我想把這班滿奴，一網打盡，方才痛快。近來知道他們均在資政院會議，我如果得着一張旁聽券，便可以混進去，一舉殲滅他們。」石曾道：「這有何難。」起身出去，不多時，便轉來，將一張親貴旁聽券，交給家珍。家珍大喜，方要實行動手，不料警局偵探，又來搜查。只得倉皇往天津暫避。次日資政院開會，清室王公大臣俱到。石曾用電話催家珍急來。家珍連忙趕到北平，已是正午時分；又到秘密機關去取炸彈，轉來時，已經閉會，事遂不成。家珍只恨得咬牙切齒，暗想道：「滿人中良弼、蔭昌，算是最有才幹，而且軍事知識也很不錯。良弼更是任事毅勇，主戰最力，實爲吾黨的障礙物。不殺此人，共和絕望！」遂決計獨殺良弼。當家珍在奉天講武堂擔任教練的時候，崇恭爲講武堂監督。家珍深知崇恭和良弼至爲親密，這時便想借崇恭名義，進見良

爾，乘機刺殺。到了次日，家珍命學生劉升之到奉天，假作崇恭名義，拍一電報與良弼道：「東省旅人，憤宗社將亡，謀保衛朝廷，推恭爲首領，來京面謁，商議保國事項，並組織敢死隊。恭卽日前來，先此電聞。」十一月初六日，家珍訪得良弼新遷居紅羅廠。便於初八日夜間八時左右，閉門草了一封絕命書，內中道：

諸同志兄弟姊妹鑒！不佞自入同盟會以來，不敢不稍盡責任。惜才力薄弱，未見大效。抱愧奚如！前在東三省，即欲盡個人主義。夫趙爾巽不過對一省起見，義稍狹隘，竟未實行。此次各省起義，北方尚未響應，實滿蒙漢奸勢力之下，不易著手之故。不佞欲去之久矣。適諸兄弟姊妹，正在經營一切，不忍即棄。然奔走北方，迄今兩月，大局尙不能定，不佞才薄，願爲其易。決計仍行個人主義。初本欲炸資政院各王公，爲一網打盡之計。方覺得入場券，而該院適散會，因是不果。袁世凱被炸，同時有主張共和之耗，惟以親貴反對最力，而其中之重要人物，有軍事知識且極陰狠者，爲良弼。此人不除，共和必難成立。則此後生民塗炭，尙何堪設想乎？嗚呼！吾黨抱拯救同胞之心腸計自川鄂起義以來，同胞死者，何可勝數？因一二人之執拗，又復興戰，兵連禍結，何時可已？不佞除良弼之心已決，計畫已備，祇待時機發動。嗚呼！或者與諸兄弟姊妹從此永別矣！諸君！諸君！勿悲！勿悲！二十年後，又當成一健兒也。共和成，雖死亦榮；共和不成，雖生亦辱。與其生受辱，不如死得榮！不佞去矣！前途艱難，望諸兄弟姊妹和衷共濟，努力爲之，期達目的而後已！幸勿各起意見，致礙一切。吾人作事，不求有功，祇求無過。若諸君欲從獲過一方面着手，則非不佞所願見也。前與諸君商議，不免有過激之論，望諒之！此皮包內尙餘龍洋二百元，賬簿一冊，乞交李君爲荷！臨書倉卒不盡，即叩勞安。弟彭家珍頓首。初七晨刻。

寫畢，卽在箱中取出預先製備的上級軍官制服換過，掛了佩刀，攪鏡自照，大笑一聲，喚僕人伍煥章吩咐道：「我有點要緊的事體，要到旁的地方走一趟，你不必跟去。明日早車，你可將行李物件，送到天津民意報館去。今夜如有別個先生來，不要在我房裏睡，千萬不要忘記！」說畢又取一百元銀票給伍煥章。方出門喚人力車，往東復迴轉到西，至金台旅館。家珍進門，便叫備馬車。旅館主人見家珍身穿上級軍官制服，知是有公事來京的。不敢怠慢，一面便叫備車，一面引家珍到中層十三號大官房裏。家珍取出一張「崇恭」的名片，叫旅館登循環簿。說道：「

行李在後面，將近來了。你們先給我套車。行李來時，就幫着我的當差安放完妥罷。」旅館主人唯唯稱是。一會兒回報說：「車套好了。」家珍出門上車，由前門直到軍諮府訪良弼。門上說：「已經回公館去了。」家珍又乘車到紅羅廠良弼新宅裏來。進得門來，掏出一張「崇恭」的名片，交給門房說：「由奉天來，有緊要公事，要會良大人商議。」門房見家珍服上級軍官制服，又見名片上「崇恭」兩字；知是主人的好友，不敢怠慢，忙站起答道：「家主人還沒回來，請您待一會兒吧。」說着便持片領着家珍，來到客廳裏坐下。家珍坐了多時，不見良弼回來。心中異常焦急，暗忖：「良弼夜間跑那裏去呢？應該總會回家的。」便走出客廳散步，耐性兒等他。方走不數步，忽聞良弼回府，忙奔到門前候着。良弼方要下車，家珍便命門房投帖。帖還未遞上，良弼右脚才踏出車，早望見家珍。心裏一驚，方要問時；家珍早在腰間掏出一個二號大炸彈，就地一擲。震天價一聲響，只見烟塵蔽天，血肉橫飛。家珍已是被碎石激射，腦門迸裂，死在當地。良弼宅裏家人衆，嚇得魂飛魄散，各自藏躲逃命。直待過了一點多鐘，見沒甚動靜，才敢悄悄溜出，開門探望。那時值崗巡警已到，見兩個官服的血人，臥在地下。不知何事，不敢叫門。待到良弼家裏人出來，方才知道一個是刺客，一個是良弼。那時衆家人忙將良弼抬將進去，手忙腳亂，一陣灌救。直過了一個時辰，良弼方甦醒。這時良弼的母妻和三個女兒，都已哭成淚人兒一般。良弼翻了眼睛道：「我傷了那裏？」他母親哽咽道：「兒……你……左……左腿被那王八羔子……崇恭弄斷了！」良弼擺手道：「噤！他不是崇恭，他真算得是個英雄！有眼力！真是我一個知己！太太！你叫人去請康師爺來。」良弼妻子，忙叫人將敦讀先生康譔瞿請來。良弼抬身，伸手一把將譔瞿左臂攔住，灑淚說道：「我們軍人，生死久已置之度外。我死不足惜，只是大清社稷，從此滅亡，我死也不瞑目。上年我奏請釋放黨人，開黨禁，速開國會，均未蒙採納。今年八月，南邊事起，我自請統禁軍赴前敵，限期一月，規復武漢。朝議不許，反叫午樓（蔭昌字）去。慰亭（袁世凱字）再起入閣，舉動奇怪；內邊紛爭，外患四起，我見政府不可爲，方組織宗社黨。預算能保中原，盡復失地更妙；不然，退保關東，撫綏蒙藏，仍不失祖宗之業，尚可爲恢復之謀。不料我遭此慘事，可憐大清二百餘年一統河山，從此斷送！——這刺客沒死麼？」譔瞿答道：「早已死了。」良弼嘆道：「可惜！這人總算有眼光！有見識！不刺慰亭而刺我，真是看得到！」說畢，環顧母妻及三女下淚道：「國且不保，家事也無可說了。」大叫一聲，瞑目而死。

。彭烈士殉國的消息，傳到四川彭王兩家。不獨兩家的父母，老淚縱橫；便是這位王清如女士，也哭得魂銷腸斷。可憐她自生以來，祇在近三四年中，才嘗得愛情的滋味；正魂夢甜蜜的時候，忽做了寡鵲離鸞，怎叫她不傷心呢？王女士傷心到極點，便在三更月黑的時候，悄悄的起身，拿一條汗巾，向牀欄上自縊去；虧得伴睡的小丫頭，驚覺過來，搶上去，將她救下。她的父親——王舉人——知道了，也趕到女兒房裏來，苦苦解勸道：「你年紀尚輕，前途幸福無量。做父親的，決不是一個老頑固，待冷過幾時，心中淡忘了，再給你說婆家去；嫁得一個如意郎君，一雙兩好的過着快樂日子。至於你的未婚夫彭家珍，他人已死了，生前縱有萬千恩愛，人死過以後，萬事全休。你要是心中捨他不下，替他守着一年心喪，也便可以對得起他了。我祇生有你這個女孩兒，你母親又早死了，你又長得得意兒，我豈肯把你這花朵也似的女孩兒，生生的斷送在淒涼寂寞的光陰裏呢？我的好孩兒！你莫傷心罷！聽你爹爹的話，好好的在家裏，伴着你爹爹罷！」他父親說到這裏，忍不住眼圈兒也紅了。王女士聽她的父親，說完了話，忽然撲的跪下地來，求她的父親，許她在家守節。又道：「父親倘不答應，祇有一死，以了殘生。」王舉人看他女兒正在傷心頭裏，一時不好意思逼迫她，怕逼出禍事來，當時含糊答應。過了幾天，那金堂縣城的世家大宅，打聽得王女士已守着望門寡，便又紛紛挽着媒人，到王家來求親。王舉人選了個合意的，便在無人的時候，勸着他女兒說道：「世界上的女人，能有幾個會真正畢生守着貞節的；不是爲迫於一時感情的刺激，便是貪圖一時的虛譽，立下這個誓願來；到那感情慢慢的淡了，那虛譽也慢慢的過去了，留下的祇有年深月久的抑鬱淒涼。除悲傷過度，早早死去以外，有因受外面的引誘，做出喪名失節的事體的。到那時一失足成千古恨，到不如趁早打到主意，嫁了的乾淨。你是我的親生女兒，眼看着你青春年少，既不忍坐看你抑鬱而死；也怕見你將來做出喪名失節的事體來。你還是好好的聽了做父親的說話！嫁到別家去罷！莫說你是女孩兒的身體，便是寡婦再醮，亦人情之常，決沒有人來非笑你的。」王女士意志萬分堅定，一任她的父親橫說豎說，她絲毫不改變她的心腸。說道：「願替彭家守着節，至死靡他。」王舉人聽了，也無話可說。無奈那班說媒的人，還不肯死心，却常常登門來糾纏。王女士不覺大怒，便和她的父親說明，要避免別人糾纏起見，託舊時的媒人，去和彭家商議，說她願意抱牌位做親，過門去守節，也死了那班說媒的人的心腸。那彭家珍的父親，是講究名節的人。聽了媒人的話，便滿口稱讚，並道：「我家出

三十二 國父就臨時大總統職

孫總理就職南京城

蔡元培受驚北平市

話說 孫總理奔走革命，千辛萬苦，終於武昌起義，全國響應推翻滿清政府，一手造成中華民國，他就好比是「民國的父親一般」——沒有他的努力就沒有今日的中華民國，所以於今全國都尊他爲「國父」。這時 國父在美國得到武昌首義的消息，便起程赴英。因爲 國父認清此時盡力國內革命，必當清重外交。所以他決心向外交方面盡力，等到外交問題解決以後，回到中國。當時各國情形：美國政府對於中國，取門戶開放政策；對於中國革命，毫無成見。至於一般輿論，却大表同情於中國的革命。法國政府及民間，對於中國革命均表好意。英國的民衆和輿論，對中國革命多表同情。惟英政府的對華政策，却是依違兩可，專看日本。德俄兩國因當時的利害關係，多傾向於滿清政府。革命黨人，對德德的民衆，又素少交際，對於俄德的政策，實無法轉移。其中只有日本和中國關係比較密切。當時日本民間的志士，不獨對中國革命表熱烈的同情，且曾有人歷次參加中國的革命，甚至有捨身犧牲的。但是日本政府的方針，却是不可捉摸。已往時候，有時驅 國父出境，有時拒 國父登陸，其反對革命，可想而知。國父觀察各列強政府及民間兩方面對中國革命的態度：深知外交關鍵在於英國。當時英國實有舉足輕重之勢；尙英國對於革命表示贊成，日本就不能單獨作怪了。因此 國父便由紐約覓船往英國，找到英國同志咸馬里，代約四國銀行團主任會談，磋商停付清廷借款。——原來滿清政府曾和四國銀行團結約，訂有川漢鐵路借款一萬萬元，又幣制借款一萬萬元；前一種已發行債票，備款待付；後一種契約已簽，債票未發。——銀行團主任答稱：「關於對華借款，向來都由外務大臣主持，主任只能聽外務大臣的命令，不能自由作主。」國父便託「維加砲廠經理」做代表，和英國外務大臣磋商，向英國要求三事：（一）停付滿清政府一切借款；（二）制止日本援助滿清政府；（三）取銷各處英屬政府對於革命黨人的放逐令。英國外務大臣，知民黨馬上就要做中國的主人，對於民黨領袖的意

國父就臨時大總統職

見，當然尊重。便向政府建議，完全承認三項要求。國父既得英國政府完滿的答復，便與銀行主任，商議革命政府借款事宜。那主任道：「我國政府既已答應先生的要求，叫我們停止借款給滿清政府。此後銀行團借款給中國，當然只能與新政府交涉。但是必須先生回國後，正式成立新政府，才能開議。如今銀行團派一個代表，和先生同行回國。如正式政府成立，先生可以就近與代表磋商。」至此，國父對英外交，完全達到目的，便取道法國東歸。國父經過法國巴黎時，法國各界人士，表示異常歡迎，報紙上譽稱「國父爲『東方華盛頓』」。國父也發表了許多關於中法和睦的言論，方乘船回國。行程三十日，方抵上海。這時南京已光復，上海正因選舉大元帥問題，發生糾紛，適國父回國，萬事迎刃而解。原來當國父未回國的時候，民軍佔領的地方，已有中國的大半。江蘇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湯壽潛，於九月二十一日聯電滬督，倡議各省公舉代表，集議上海，組織臨時政府。十月初三日，湖北都督府代表居正、陶鳳集，到會報告：「湖北都督府已於九月十九日，通電各省，請各省派全權委員，赴武昌組織臨時政府，請各同志前往武昌開會。」便議決各省代表均赴武昌。適漢陽失守，武昌全城陷在龜山砲線的下，由是便假漢口英租界順昌洋行爲各省代表會議所。十月初十日，開第一次會議，推譚人鳳爲議長。十二日，議決先規定臨時政府組織大綱，並舉王正廷、馬君武、雷奮爲起草員。十三日，議決通過，即日公布。十四日，開南京已於十二日光復，於是議決：「以南京爲臨時政府所在地。各省代表儘七日內齊集南京，若有十省以上的代表到達南京，即開臨時大總統選舉會。」以上是武昌代表會所議決的。那時留滬代表於十月十四日，選舉大元帥副元帥。黃興得十六票，當選爲大元帥；黎元洪得十五票，當選爲副元帥。十五日，議決大元帥職權，主持組織中華民國臨時政府。誰知江浙聯軍，群起反對，說：「黎元洪勞苦功高，黃克強是漢陽敗將，如何正副倒置？誓不承認！」那黨人也闖入代表會會場，吵嚷不已，說：「黃克強在黨國有相當歷史，黎元洪却是因人成事的，理當舉黃興爲正元帥。」兩方爭執不休，互不讓步，黃興見大局未定，却來個權利之爭，未免使外人訕笑；且江浙聯軍，自恃功高，竟干涉政治；此軍人干政之例，斷不可開。便即日離滬，只致書各代表，力辭大元帥，並推舉黎元洪爲大元帥。各代表得了此書，便以大元帥屬黎，副元帥屬黃。但是那公開的選舉，又是不能推翻的。便想出一個調停的辦法來：請黎大元帥暫駐武昌，可由副元帥代行大元帥職權，組織臨時政府。公決後，即由各代表派遣專使，歡迎副元帥

移節江甯。一面與行政機關，接洽在江甯預設元帥府，專待黃副元帥到來。不意黃副元帥，竟爾固辭，至再三敦促，仍然未至。各代表正在無辦法的時候，忽聽得國父從海外歸來，大家才轉憂爲喜。即準備開歡迎會。國父十一月初六這一天，國父果然到了上海。歡迎的人，排山倒海。便把正副元帥問題，攔過一邊，立刻由代表開選舉臨時大總統預備會。初十日，開正式選舉會。每省代表，一人一票，共投十七票，國父以十六票當選爲臨時大總統。各省代表，歡呼萬歲。國父辭無可辭，勉允就職。當選定辛亥年十一月十三日，即陽曆新正月一日，爲臨時大總統蒞任期，並定爲中華民國紀元之第一日。先是鄂軍起義，用的是黃帝紀元。因黃帝是漢族遠祖，與漢排滿，不得不溯源黃帝。所以當時檄文開頭，即稱爲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及至民國造成，志在聯合漢滿蒙回藏五族，成一大中華。大家認爲國家之間不應再有種族的分別，乃改用民國紀元。且因世界各國，多用陽曆，我國自應適應潮流，藉便交際。可巧這番總統選出，恰當陽曆殘年。爲此種種理由，才有此特別更改。話休絮煩，且說中華民國元年元月元日，國父由滬上乘着專車，赴甯就職。火車上面遍懸五色旗，隨風送迎。這五色旗寓着五族共和的意義，是江浙聯軍光復南京後，由都督程德全和宋教仁等，創造出來。國父就職後，便把這五色旗定爲國旗。把武昌起義時所用的十八角交叉三星旗，定爲陸軍旗。青天白日旗，定爲海軍旗。是日午前，車抵南京。政學軍商各界，統到車站歡迎；駐甯各國領事，亦前來迎接。各砲台，各軍艦，紛紛鳴砲二十一門，表示熱烈歡迎。國父下車，便改乘馬車，至臨時總統府，即日行就職禮。各省代表，暨海陸軍代表齊集。一時軍樂聲，與歡呼聲，舞蹈聲，形成偉大的交響樂混成一片。待羣聲稍止，便由國父宣讀誓辭道：

顛覆滿清政府，鞏固中華民國，圖謀民生幸福；此國民之公意；文質遜之，以忠於國，爲衆服務。至專制政府既倒，國內無變亂，民國卓立於世界，爲列邦所公認；斯時文當解臨時大總統之職，謹以此誓於國民！宣誓畢代表團接着便讀歡迎辭。隨即送大總統印綬，文曰：「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印」國父接印後，即用印於宣言書，發布全國，其詞曰：

中華民國締造之始，而文以不才膺臨時大總統之任，夙夜戒懼，慮無以副國民之望。夫中國專制政治之毒，至二百餘年來而滋甚；一日以國民之力，蹈而去之；起事不過數旬，光復已十餘行省；自有歷史以來，成功未有